

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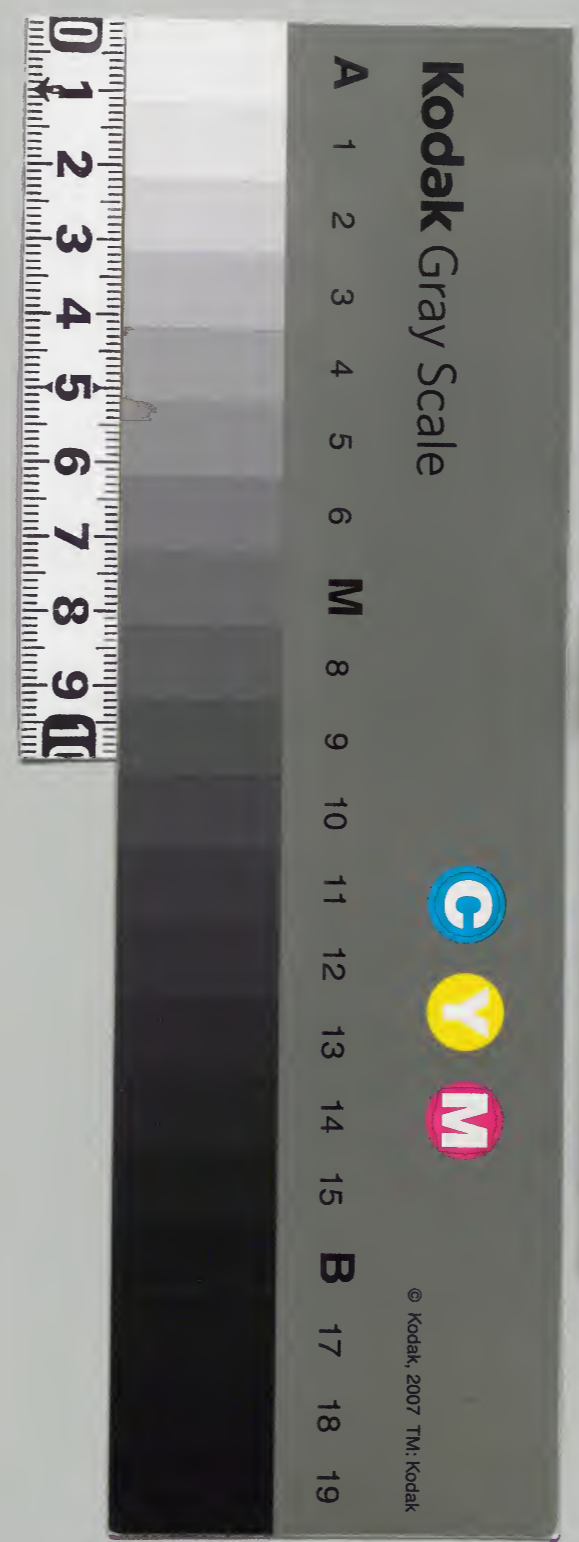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漢書門			
八	四	二	一
六	九	三	函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二	漢
五	四	二	書
六	九	三	冊
架	號	類	

春秋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21	
冊數	6 (1)		
函號	275	86	



乾 隆 己 巳

半農先生著

春秋說

璜川書屋藏板

乾
半農先生著

隆
色

春秋說

横川書屋藏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一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閔公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紀年曰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此

王者喪終之禘也故曰大禘則終王定樂歌即所謂禘樂

左傳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孔疏云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

荅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為禘也喪畢而為禘祭新王入廟當與先君相接故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三十二年八月

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二月喪制未闕故書以示
譏又云吉禘以三年為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十
日而後行事無常月也是
以傳唯譏其速不曰非時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何注云都未可以吉

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太廟嫌獨莊公不當
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曷為未

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

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何注云時莊公薨至是適二
十二月禮士虞記云期而小

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

二十五月者在二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

也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
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曷為未

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常思慕悲哀未
可以鬼神事之吉禘

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既書吉
禘又何

不可稱宮公羊之
說非也說詳於後

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

非之也

僖公

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張氏洽曰周禮兵
死者尚不入于兆

況哀姜得舉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
烝嘗乎愚謂公穀二傳不見國史得之傳聞未足信

也故
削之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

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杜預云大廟周

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弒不薨于寢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至八年而後

行之

襄公

十有六年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杜預注云言齊再伐

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

息不然不敢忘孔疏云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其時未可吉書吉以譏之此年正月

晉已烝于曲沃仍云未禘祀明禘祀乃三年喪畢之吉祭也

昭公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

卒事

左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

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二十有五年左傳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

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

於庭是也不用之於先君之廟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禘之說有三一曰王者之大禘二曰喪畢之吉禘三曰

春夏之時禘皆大祭也王者之大禘惟王者得行之吉
禘喪畢乃行時禘或曰春或曰夏禘者陽之盛也夏之
始可以承春故春夏皆得行焉春夏皆得行曷爲謂之
大祭宗廟之禮莫重於禘嘗故祭統曰大嘗禘四時之
祭春秋爲大故中庸言祭獨舉春秋禘嘗謂之大嘗禘
禘謂之大禘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
示諸掌乎

中庸並舉禘嘗郊社祭統亦云然而趙匡其
以爲妄說此非記禮者之妄趙匡之妄也

義則鄭康成言之備矣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也或問禘之說孔子畚以不知由是學者以爲幽深玄

遠其說略見於中庸曷嘗幽深玄遠哉後之學者詳焉
禘之說又有二有禘祀有禘樂禘樂者祭統所謂大嘗
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
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左傳襄公十年
荀偃士句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也晉悼公卒於襄
公十有五年冬及十有六年秋穆叔如晉聘且言齊再
伐魯而晉人以未禘祀爲辭蓋謂未行喪畢之吉禘然
則魯有禘樂用之太廟亦僭用之於羣廟晉無禘樂惟
有禘祀禘樂者天子之樂故曰不王不禘禘祀者三年

喪畢之吉祭晉主夏盟故僭行之而趙匡斥以爲妄諸
儒咸稱其卓識馬氏端臨獨以其說爲不通安有魯國
本無此祭晉人本無此語而左氏鑿空妄說乎吉禘于
莊公不於大廟何也禘于大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
行吉禘故書曰吉禘于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
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
爲大祭故不稱宮明非新宮也則在大廟何疑在大廟
曷爲不書辟嫌也何嫌爾吉禘于大廟致莊公則嫌莊
公不應致與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

致莊公不應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用禘猶用郊也
秋九月不可以用郊致夫人不可以用禘大禘則終王
王者喪終乃用之用禘而致夫人悖矣國之大事惟郊
禘春秋屢書郊不屢書禘惟書此二禘皆譏也昭公十
有五年禘于武宮時禘也不書禘而書有事有事者國
之常事云爾常事不書非常然後書或曰禘惟一安得
有三吉禘時禘皆春秋壞法亂紀者爲之也春秋凡壞
法亂紀之事如吳楚之君葬以臣名君與臣出其君皆
不書于冊曷爲而獨書此壞法亂紀之祭哉

桓公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左傳

桓公五年秋

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杜預注云此周

之春正月乃夏之冬十一月非為過而書為下五月復烝書

公羊傳烝者冬祭也春曰祠

何注薦尚非卯

夏曰禘

薦尚麥魚

秋曰嘗

薦尚黍肫

冬曰烝

薦尚稻鴈無牲而祭曰薦

常事不書此何

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

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

何注與上祀同為亟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與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左傳書不害也

杜預注不害穀故書

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

何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委積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何以書譏

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

矣

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
 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
 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
 廩范注三宮三夫人也夫人親春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
 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夫人親春是兼甸之事壬申乙亥相去四日日少而功多明未及易而嘗。兼甸當作兼甸

僖公

三十有三年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
 於主卒哭而祔新祔之主仍歸於寢用喪禮特祀之不同於廟烝嘗禘於廟喪三年不

祭喪畢而禘於廟時祭乃行

文公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杜預云大事禘也僖公繼閔公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大其事異其文

左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躋僖公為逆祀則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為順祀可知矣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

爾逆祀也

此三年喪畢之吉禘也公羊謂之禘者何注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

范注云禘合也嘗秋祭

宣公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

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孔疏云有事禘也昭公十五年

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此有事非禘而何不書禘而書有事者禘事得常為下繹祭張本

左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萬入去籥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

可以已也

何注云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

繹

穀梁傳是不卒者也

范注云遂與宣公共弒子赤

則其卒之何

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

樂卒事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昭公

十有五年二月癸卯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

卒事

孔疏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皆書禘此傳言禘于武公不書禘而書有事者本

為叔弓卒起不論禘之是非故不書

左傳

見前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定公

八年冬從祀先公

左傳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

公順祀叛者五人

何注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

穀梁傳貴復正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一月始滿二十五日今方八月通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與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止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穀梁

所謂文無天也閔公始不三年文公始亂君臣之位

閔君

僖故事同而書法不同閔二年僖八年文二年皆禘于

大廟閔二年之禘也為莊公僖八年之禘也為夫人文

二年之禘也為僖公夫人不應致故書致僖公不應躋故書

躋莊公應致而不應吉故不書禘于大廟而書吉禘于

莊公然則閔二年之禘在大廟益明矣吉禘于大廟致

莊公與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何以別乎故事同書異各

因其事而曲當其理焉非聖人孰能修之四時之祭禴

祠烝嘗皆常事也常事不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書

禘烝嘗而已桓八年正月五月兩烝以黷書十有四年

八月嘗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之祭何休之

論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御廩藏粢盛之委

甸師之入廩人共之春人春之小宗伯辨之世婦為之

饌人炊之故穀梁曰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

兼甸穀梁作兼甸注

云兼甸一作兼甸言非數日所能辦也

或云春人為米以獻之三宮三宮

夫人擇之以授饌人誤矣為米謂之擇是一事非兩事

乃世婦非春人也夫人親春未聞親擇兼甸之事者言

夫人始其事然後餘人次第終其事

劉向以為御廩夫人八妾所春米之

藏以奉宗廟者也然則夫人八妾春之仍藏於御廩故穀梁以為未易災之餘御廩災明夫人不可以奉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恬然不懼其後卒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懼哉可不戒哉宣八年夏有事于大廟以仲遂卒書昭十有五年春有事于武宮以叔弓卒書皆書有事者言國之常事也獨定八年從祀先公以從祀書從祀者非大事亦非有事蓋禱祈之事先儒訓從為順言文公逆祀定公順祀書先公之從為順則知書僖公之躋為逆矣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謂君在廟中祭作樂之時聞大夫之喪去樂卒

事或云祭主於誠君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非禮也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春秋時大夫之喪必有當祭不告者矣唐時大臣喪輒對仗奏對仗奏者謂正當朝不以狀言但以口奏唐太宗猶怒而責之誠以君臣一體其疾也親視之其殮也親臨之其疾革也必以狀言然此當朝非當祭也當祭以聞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為後世法孰謂君當祭大夫之喪不得以聞哉假令成王當祭而周公薨有司不以聞可謂禮乎劉歆曰大禘則終王許慎曰終者謂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

死者也春秋書吉禘以此

僖公

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孔疏

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豫卜之四卜郊者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四卜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淮海岱也賈逵服虔謂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十二次降婁屬魯魯祭分野之星乃祭奎婁之神也

左傳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

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

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

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

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

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

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

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曷為祭太山

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惟大山爾
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
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為之
緇衣纁裳有司立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
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宣公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左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
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
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土者必以其祖
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傳之口緩辭也事之變也
易牛復死乃者亡乎人
之辭也

成公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孔疏釋獸鼯鼠李巡曰鼯鼠孫炎曰有

毒螫者蓋如今鼠狼

穀梁傳不言曰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

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

牛鼯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

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

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

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

免牛亦然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

辭也

十有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

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何注或曰

用者先有事於泮宮告后稷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襄公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孔疏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仲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其下云乃擇元辰躬耕帝

籍是郊而後耕也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楊疏不言免牲者不行免牲之禮

定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

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徧食其身曷為以夏五

月郊三卜之運也

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于變之中又有言

焉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

角而知傷展道盡矣猶非大不敬郊自正月至于三月

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

始可以承春猶可而非盡可之辭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

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

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

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

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一作免卜牛已牛矣其尚卜

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

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

置之繫而待

范注周禮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

六月上甲始庀牲

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

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

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

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

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

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

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

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

不從則不郊矣

祭莫大于禘郊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后稷為周之祖自稷推而上之為帝嚳自稷推

而下之為文王皆祖也王者郊天必以其祖配故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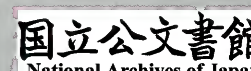
祭天以嚳配祈穀祭天以稷配明堂祭天以文配鄭康

成之說未嘗不通王肅斥之謂禘非祭天是則然矣吾

聞王者以祖配天未聞以祖配祖禘嚳于大廟而以稷

配之是以祖配祖也又推而遠之羣廟之主皆不得與
 朱子以為其理深長濶遠故莫能知其說焉爾雅曰禘
 大祭也穀梁曰五年而再殷祭說者以禘為大禘為殷
 非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配
 于郊謂之殷薦禘于廟豈非殷祭乎殷盛也禘用盛樂
 故曰殷孰謂禘非殷祭哉許氏說文引周禮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今周禮殘闕不全莫能考證亦見緯書故學
 者疑之三年一禘五年又禘是俗儒之臆說也愚謂禘
 禘二祭相似而不同禘則羣廟之主合于大廟朝踐于

堂則始祖南向而昭穆位于東西饋食于室則始祖東
 向而昭穆位于南北禘則上及其祖之所自出暫屈始
 祖之位列于昭穆而配食焉由是羣昭羣穆咸在而不
 失其倫聚數千年之聖子神孫于一堂一室而水源木
 本一氣相通何遠之有哉禘者諦也所以審諦昭穆未
 有昭穆不序而可謂之禘者也
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下文即言禘
嘗之義然則禘序昭穆明矣說者云羣廟之主不與焉豈其然
 成王賜魯以重祭者謂
見祭統及明
 未聞以王
 者之大禘而併賜之故春秋惟兩書禘
一莊公喪畢之禘一哀姜致廟



之而他無聞焉凡九書郊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
 年書鼯鼠食郊牛角何謂也周禮封人飾牛牲而設楅
 于角設衡于鼻又以綯牽牲入廟而歌舞之牧人共牲
 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牲物色純體完牛人以授職人而芻
 之職讀為穢充人則繫于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牲注引儀禮宗人
視牲告牲舉獸尾告備牲碩則贊肆師展犧牲頒于職人然則展
 牲者肆師展之于未祭之初充人展之于將祭之日穀
 梁所謂日展斛角而知傷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
 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月半君巡牲不

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
 此牲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
 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哉人君朝巡之禮亦廢久矣
 故春秋謹而書之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書鼯鼠食郊牛
 而不言口與角其變尤甚于宣成明郊不以禮天神之
 所弗歆也曷為或書牲或書牛牲有變則書牛故傷曰
 牛死亦曰牛無變則書牲祭義曰君名牛納而視之擇
 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在滌三月明先卜牛後卜日卜牛
 得吉其牲已成豈待卜日然後稱牲左傳似失之郊常

事不卜惟卜牲與日書卜郊者言卜郊之曰上辛云爾

社預誤解左傳禮惟三卜求吉之道三穀梁之說備矣以卜郊為非禮

三書望何謂也詩云以社以方社必祭方郊必祭望故

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

其封內者則不祭左傳亦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海岱

及淮魯之望也天子祭四方四望諸侯三望然則書猶

以譏之何也據魯不應郊而應望春秋書猶有兩義一譏之之辭

一幸之之辭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

垂垂齊地卒于外故當祭不及聞壬午猶繹卿卒廢繹故書猶是譏之

也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告朔雖廢朝廟猶存

是幸之也春秋三書猶三望我不知譏之乎抑幸之乎

郊賜自成王望命于三代魯郊可已方望當行故書猶

似幸之之辭或曰凡春秋書猶皆譏閏月附于前月漢書

稱後本不當告月亦不應朝廟兩說皆通並存以待後

之學者朱子稱程先生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裕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

主皆祭之祭必有主合祭于大廟既卒事則羣廟之主各歸

其廟魯無廟主將安歸曰歸于郊宗石室每年一出而

配于郊五年一出而禘于宗也表淮川裕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

之殺也謂禘不及毀廟固非不別禘祫遠近亦非徐禘議亦云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案郊宗一作郊宮
隱公

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咺宰旅

也旅下士故名

穀梁傳母以子氏范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為氏仲子者何惠公

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

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贈者何

也乘馬曰賵衣衾曰禭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楊疏若仲

子是桓之母桓未為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為仲子也此鄭康成釋廢疾

文公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

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成風薨于文四年冬葬于五年三月明母以子氏直

歸成風之襚而已

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文四年冬書夫人風氏五年三月書小君成風乃魯史之舊而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仲尼之特筆也

春秋正名之書也仲子者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母以子貴而妾不得體君故于宰咺及秦人之來賄隧也而書之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仲子卒于春秋前薨葬不書事無可考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弗稱夫人而成風之薨稱夫人風氏其葬也稱小君成風假之以正嫡之名而不爲僭者蓋曰我先君之母也國人皆

曰夫人我敢曰非夫人乎國人皆曰小君我敢曰非小君乎故一仍魯史之舊而不敢少易焉乃于秦人之襚始正其名故仲子成風皆繫以先君之謚其辭順其義精此仲尼之特筆也名之不正亂自內生故春秋正名必先正內魯之亂也恒由內成風私事季友而以其子僖公屬之遂開奪嫡之萌篡弒之禍其後敬嬴效尤亦私事襄仲而以其子宣公屬之故其子皆得立然則嫡妾不分尊卑無別國家之亂恒必由之我故曰春秋正名必先正內公羊謂仲子微成風尊以仲子爲惠公之

妾也故微之成風爲僖公之母也故尊之微者與尊者同辭其名亂矣左氏旣以仲子爲夫人子氏子氏薨于二年十二月而宰咺之來贈也元年秋七月未薨而先期之有是理哉贈仲子祔成風而係之子以正其名非兼贈祔其子左氏公羊二傳皆失之隱桓之間國史多殘闕左氏亦得之傳聞其言未可盡信也至僖公而紀事益詳始確然可信矣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穀梁正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事莫詳于左氏論莫正于穀梁

何氏休曰凡母在子年無

適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此舊典遺言也如仲子爲惠公之妾庶母繫夫可謂禮乎先君之母今君之祖母故曰不在子年

桓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灤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灤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

何注据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夫

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言遂

者明遂在夫人

穀梁傳不言及夫人何也

范注據夫人實在當言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莊公

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公羊作郛

左傳書姦也

公羊何注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

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公羊何注書者與會

郛同義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

禮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魯地

左傳齊志也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地

穀梁傳同前

十有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十有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同前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同前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公之女也

左傳非禮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公羊何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何注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

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大歸曰來歸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

僖公

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左氏無傳杜預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諸

春秋左傳卷一
侯子得行朝義而卒
不成朝禮故繫于母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

也何注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

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

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

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

譏也

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預注婦人送

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
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

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

遇于防而使來朝

十有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魯縣

左傳師滅項

此年夏

淮之會

前年冬

公有諸侯之事未

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

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

焉且諱之也

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

之辭也何注書者無出道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文公

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

公羊何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

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國。案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公羊傳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左傳以卿不行爲非禮貴聘而賤逆故出姜不允于魯出姜魯人謂之哀姜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何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

始至例始至例見宣元年三月成十四年九月

穀梁傳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宣公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文十二年穀梁傳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案先君之

女猶漢之長公主故加子以別之母在故歸寧

左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

逆也冬來反馬也

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

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

至者與何注雙行匹
至似乎鳥獸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范注
使大

夫爲
之主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

也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

也

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
義也正家之道必先正內故曰家人利女貞女貞則內
正內正則外亦正矣內不正則外焉能正哉故曰閑有

家悔亡閑有家者謂立內外之閑使不得相踰越婦人
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
祭宗廟是也古者聘饗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亦得
與焉聘禮賓主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
君以圭享用璧聘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
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爲主而夫人助之周
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來爲賓
客者裸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
贊之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

酢再裸者謂王裸后亞裸王裸酌圭瓚后裸酌璋瓚皆
 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曰禮非祭男女不交
 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
 人之禮繆侯淮南子作蓼侯高誘注陽侯陽陵國蓼侯
 偃姓國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
 人執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
 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
 亦可以義止莊公四年春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猶
 假古禮而竊行之書祝丘則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同
 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竊出而獨行

饗禮于外君子於是病魯莊公古有夫人饗諸侯之禮
 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禚于防于穀言饗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躡而
 行之奉為家法陽穀及卞兩會齊侯魯秉周禮此何禮
 也春秋朝聘則書如某夫人亦假朝聘之禮而出行焉
 可乎故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
 夫人歸寧禮歟抑非歟子惠子曰非禮也見硯谿先
 生詩說歸
 寧非禮曷為詩有歸寧父母之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
 使卿歸寧沒則否左傳襄公十有二年秦嬴歸于楚司

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時秦嬴母在

孔疏昭元年景

公之弟鍼奔晉其母曰弗去懼選則秦嬴母在可知

身不自歸而使卿寧左氏以

爲禮言惟此爲得禮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然則夫人歸寧使卿攝行明矣杜預謂父母沒則使卿寧兄弟身不自歸此妄說也吾聞寧父母未聞寧兄弟孔氏謂父母在則身自歸寧父沒母存則使卿寧其說支離又何據乎莊公二十有七年冬杞伯姬來左傳曰歸寧也

伯姬莊公之女

如歸寧得禮則常事不

書曷爲書來以譏之故曰歸寧非禮也禮男女有別內

外有閑宣公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寧高固反馬公羊以爲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桓公十有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雙雙而俱往君子謂魯桓公失夫之道矣關雎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爲有別雙雙而來雙雙而往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宜哉何氏休曰夫人尊重旣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大故者謂奔父母之喪也文公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儼然諸侯矣說者以爲奔喪

然則夫人奔喪禮歟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為之說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問待之亦若諸侯穀梁子曰卑以尊致病文公也謂寵之太過然文公實嬖敬嬴故其子宣公得立出姜貴聘賤逆不允於魯故其子弒而大歸於齊穀梁之說亦似不信國史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左傳謂仲遂殺適立庶以失大援一說文姜書如而則公羊娶乎大夫之說亦未可信

不書至略其文所以殺國之恥出姜書如而復書至隆其禮所以正適之名則殺適立庶之臯益顯其說近是並存以待後之學者何氏曰大夫之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說見喪服傳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乎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譏於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而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閑也家有閑而自踰之亡國敗家之道故春秋備書之以為鑒焉

隱公

春秋說

卷一

三

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傳非王命也杜預注釋其不稱使其

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

也除王子朝奔楚外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失之奔則曷為

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祭伯直來非奔也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

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

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

至尊者不貳之也

桓公

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水經注淳于縣古夏后氏

之樹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杜預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六年春

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寔來者何

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

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

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州公過都不朝慢之為惡故書寔來

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閔公

元年冬齊仲孫來

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以史記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

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僖公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冬介葛盧來

左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

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

來朝禮之加燕好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

能乎朝也

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

卑也

襄公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

朝也

春秋之例自我而往則書如自他而來則書來來朝來

聘來盟等皆是也如齊師來盟于師師衆也故亦書如書來其非會盟朝聘

無事而來則直書來無事者無禮也無禮齊人謂之化

故州公是來無禮於我公羊以爲化我凡春秋直書來者皆譏也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公穀不見國史故以仲孫爲慶父左氏謂來省難故書仲孫以嘉之嘉之矣又何譏焉曰仲孫來者非來省難乃來覘國也魯有慶父之難齊桓不聲臯來討竊使仲孫來覘故不稱使若曰魯可取乎未乎陰謀詭計不使人知人亦莫能知故魯史一則曰嘉之再則曰喜之魯人一則曰省我再則曰正我旣欲省魯難而正之曷不取慶父而戮之戮之則慶父不得立後於魯齊桓之力沛若有餘而坐觀其亂安在其能正

乎故春秋直探其志而書來以譏之蓋曰齊桓志在乎取魯也如其志不在乎取魯則非盟非聘仲孫何爲乎來哉易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齊桓中未光故其跡不可掩孟子謂五霸者三王之臯人信矣旣而知魯未可取然後命高子將南陽之甲會季友而立僖公故春秋書高子來盟來盟者盟立僖公云爾亦如仲孫之來不稱使者范氏甯以爲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罹其禍今若高子自來非齊侯所得使也魯再弑君僖公非正立僖公者季友之志遂有大功于魯實齊桓助而成之其

後季氏世秉國政而三桓亦由是張焉公羊盛稱高子之來魯人皆喜至今以為美談豈其然乎若夫葛盧再書來白狄一書來皆公羊所謂化我者歟

桓公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左氏不言其義

公穀二傳皆非也故不取說者謂傳以受賂立華氏解經之成宋亂失之甚矣傳云賂者指取郕大鼎于宋也豈訓成宋亂哉為此說者皆不識成之義者也

桓公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凡列國弑君皆于同盟謂

之告亂宋督弑君其亂成矣曷為特書曰成宋亂曰此春秋之大義竊取周官而說者汨之故至今學者惑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成其亂也成即小宰之八成成謂之聽八成謂之

八聽

一曰聽政役二曰聽師田三曰聽閭里四曰聽稱責五曰聽祿位六曰聽取予七曰聽賣買八曰聽

出入故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鄭司農謂邦

成若今時決事比弊之斷其獄訟而士師掌士之八成司農謂八成者行事有八篇皆所以斷獄斷獄謂之成四方亂獄弑君尤大宋有亂獄未聞天王之命往而成

春秋傳
卷一
三
之則周之訝士失其官矣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
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謂成
其亂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侯陳侯鄭伯往而
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有後
于宋乎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惟無瑕者可以戮人魯桓
親弑其君兄猶楚靈親弑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
靈能殺齊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宋華督既不能執而戮
之又以賂故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于楚靈故春
秋竊取周官之大義而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蓋

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焉言以亂濟亂烏在其為成也自
桓公以後弑君數見於春秋未聞有起而成其亂者則
周官大義不明於天下久矣左氏無明文獨以立華氏
而臯桓公其識誠高於公穀兩傳而杜預又以臆說汨
之則周官大義至今不明故表而出之餘詳禮說

隱公

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

張氏栻曰
天王遣使

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隳體失政取輕天下
文武之澤斬然為此說者蓋不知周官土訓有詔地
求之義似是而非寔悖于理且不貶列國
而反罪天王悖理之尤者也不可以不辨

左傳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杜預注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

王崩新王未得爵命大夫故稱父氏又不稱使魯不往賻致令來求直書以示不敬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

何注據書葬桓王

天子記崩不記葬

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

也

設有王后崩當越紼奔喪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

武氏子何

據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

譏何譏爾父卒子

未命也

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未

命故稱氏言子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當喪謂天子未君者未三年也

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

非禮也蓋通于下

穀梁傳高曰崩

梁厚曰崩沙鹿

尊曰崩天子之崩以

尊也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武氏子者何也天

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

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

賻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

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

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桓公

春秋左

卷一

三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傳何以書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

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文公

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案八

年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故毛伯來求金猶求賻也

左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

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

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

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

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

曷為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

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

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

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

春秋傳
卷一
三
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注云嬪故書作賓賓貢皮帛服貢祭服貨貢金玉而內府受良器以待邦國之大用疏云良器謂車乘及禮器之善者然則器貢有車明矣司書以九

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疏云卽小行人春入貢是爲歲之常而大行人則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此因朝而貢非歲之常然則車服金玉器善貨良入于內府皆小行人春貢而秋獻焉左氏謂諸侯不貢車服似失之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注云辨地物者別其有無原其生者其生有時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無及物未生

則弗求也故齊桓伐楚包茅是徵徵猶求也包茅楚產
卽所謂地求由是而知王者之于諸侯自有求之道
矣公羊謂王者無求豈其然乎周語甸服者祭侯服者
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脩意有不
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
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
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
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凌夷至于春秋
而九貢之法不行于邦國矣諸侯皆不祭不祀不享不

貢不王而天子亦不能脩意脩言脩文脩名脩德脩刑
故魯桓無王不貢車服未聞天王有威讓之令文告之
辭也惟遣使來求而已孔子修春秋竊取周官土訓以
詔地求之義而書于冊曰天王使冢父來求車所以臯
桓公也春秋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亦未知已
之有臯焉豈獨定哀之間爲然哉隱公三年平王崩魯
不奔喪亦不歸賻宰咺贈仲子榮叔贈成風而天王之
喪顧不歸賻則隱之無王不亦甚乎徐州之士未聞產
金地所無而毛伯來求非周官土訓地求之義也隱不

歸賻桓不貢車文不貢金各于其來求而一見無辭讓
 而但有徵求穀梁所謂辭讓者謂威讓之令文告之辭趙匡駁之曰天子受貢常禮也亦何所讓
蓋不明其義 豈非王室卑微無征討之備歟其後徵求
 亦絕不復見于經惟見于宣九年傳王使來徵聘而經
 不書明天王之命不能復行于諸侯天王之尊儕于列
 國由是君臣大義晦而不明此春秋之所由作也三傳
 不能發明其義故正之餘詳禮說求賻求金皆不稱使
 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
 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

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悖矣其稱武氏子何也此古之
 門子將代父當門者故曰武氏子諒陰不言求賻求金
 可乎曰不可不可則曷為書于冊書于冊者以為王者
 之于諸侯本有求之之道也如無求之之道則不書有
 求之之道而或失之則書以示譏蓋譏周也而臯魯之
 情益顯焉此聖人之特筆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者也
 隱公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

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

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

吾將老焉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

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

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

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

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

何以不書葬

何注据桓公書葬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

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非臣也不

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

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

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

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臯下也隱十年無正

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桓公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

齊

杜注丁酉五月一日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左傳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灤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

以書葬君子辭也

莊元年傳齊侯使公子彭生摺幹而殺之注云摺折聲也扶上

車以手摺折其幹

穀梁傳其地于外也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

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莊公

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左傳作乙未

左傳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犂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閔元年傳謂慶父弑子般季子不探其情歸獄于僕人鄧扈樂扈謂扈養即圍人樂與犖同音即圍人犖也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注云不日而不日而此奔也其日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閔公

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初公傅奪卜齧田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齧賊公子武闡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

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退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文公

十有八年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名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

襄公

三十有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昭公

二十有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即悼王傳所謂單子逆悼王是也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經兩書王猛又書居于皇入于王城皆劉單二子以之故以為不當穀梁傳此不卒者也注云未成君其曰卒失嫌也以經書王嫌猛為

春秋之例凡列國臣子弑其君則直書弑

稱人稱國稱盜皆同非

其臣及其子亦非其國則書戕魯四君弑一君戕

四君隱公

子班閔公子赤一君桓公

皆不書于冊由是記禮者為之說曰魯王

禮也天下傳之君臣未嘗相弑也春秋列國弑君則直

書而不隱魯獨隱而不書雖謂之未嘗弑也亦宜後世

諸儒之說春秋者曰臣子之于君父不忍書曷為列國

之臣子獨忍其君父直書而不隱哉又曰隱避其文以

示臣禮列國獨無臣禮乎又曰臣子之于君父不敢書

弑隱者桓也當書公子允弑其君與齊公子商人弑其

君等魯史不敢書齊史獨奮筆書之而若無顧忌焉則

又何說有強為之說者曰魯史固書之矣至孔子而削

之其說不見三傳及諸子書與兩漢諸儒訓詁孔子曷

為于魯則削之而于列國仍存之此俗儒之臆說也人

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秋以魯為列國

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亦謂

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聞之羣起而譁譎譎謹咋以為

王魯則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且宗國之

尊非自春秋始也古者大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

詩故魯詩列于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宋爲上公又王者之裔故稱商左傳自根牟至于商衛吳語掘溝出于商魯之間皆稱宋爲商猶在宗國之後則宗國之尊久矣是以孔子獨尊之以爲至尊無弑道故不書弑而書薨不地亦不葬至尊之體當然故曰魯王禮也天子崩諸侯薨大夫卒春秋諸侯薨皆書卒者臨天下之辭獨魯稱薨者臨一國之辭亦所以尊宗國雖尊宗國之禮如尊宗周而不爲僭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四方亂獄莫大于弑君天王先命誅士成之成之者斷之也斷其孰

爲首孰爲從而後行刑如負固不服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或正之或殘之春秋九伐之法不行于邦國而誅士亦失其官故君子于宋督弑君特著其法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言宋之亂天王不能成而以成之之責予魯明宗國亦得奉天王之命而往成之自是宗周微而宗國亦微顧往朝齊晉及楚而聽命焉四方亂獄莫有往而成之者矣故春秋特一書不再書者以此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明弑子般者慶父也文公十有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弑子赤

者

左傳謂惡及視二
子公羊謂子赤

非獨襄仲而行父亦與聞焉襄仲

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不可者獨叔仲一人故身死而名不顯季孫行父魯之正卿也亦如叔仲以爲不可則子赤焉得弑宣公焉得立乎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有憾于襄仲之子歸父而欲去之乃以殺適立庶之臯獨歸襄仲故宣言于朝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臯然則行父當時既知其情兼與其事益明矣子般者孟任之子黨氏之甥慶父弑之而欲自立魯人不從乃如齊謀立閔公閔公者哀姜之姊叔姜之子齊甥

也齊人欲立之故慶父如齊穀梁以爲奔失之慶父內有哀姜之援立之惟我弑之惟我及閔公弑而魯人不服故哀姜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奔則直書奔如齊非奔也季孫行父與襄仲共弑子赤子赤亦齊甥也出姜大歸恐齊人來討故行父如齊春秋書法有離而書者事異而情亦異有連而書者事同而情亦同慶父行父前後如齊皆以子般子赤之卒連而書之者也據經覈傳已子野卒昭公二十有二年王子猛卒君薨稱子某王

崩稱王子某皆正也或疑正與故同書非也觀子猛之
卒以正則知子野之卒亦正矣此離而書者絕無所牽
連何疑之有或曰魯桓非其人曷為以成之之責予之
曰以成之之責予魯非予桓公也若夫桓
公不能成乃假成之名而反取賂焉春秋固直書
之而不諱矣春秋有書一事而兩義並見者類此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一 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一

後學 吳泰來 自企晉

棟 定宇 校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衛州吁弑其君完

庚戌公穀
皆作戊申

左傳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無子又娶於陳曰厲
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碯
諫弗聽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

公羊傳曷爲以國氏据齊公子商人氏公子當國也注云與段同義

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言以賊弒君聞於天子諸侯例曰

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桓公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

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

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

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

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注云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弒君多矣舍

此無累者乎曰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

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

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

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

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

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

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猶及也以君而累及其臣也何范注皆非孔氏父字諡也生字死諡生則父字之死則君諡之一也殤公死故遂以字為諡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莊公

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傳初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襄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紂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管至父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反遂弑之而立無知

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十有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

牧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
 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公羊傳及者何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
 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
 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
 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
 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
 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

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
 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撥仇牧側手曰撥
 其首齒著乎門闔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以尊及
 卑也仇牧閑也

僖公

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弑
 左傳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里克將殺奚

齊先告荀息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何注不月者不正又以其遇禍終始惡明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杜預注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從赴非也踰年稱君春秋大義若卓弒在前年書法當與奚齊同不應異頓

公羊傳及者何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

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文公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

髡左傳作顛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

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

穀梁傳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董仲舒曰春秋痛之中有

痛者晉驪姬謀而三君死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

春秋左傳卷二
痛而齊惡重春秋傷痛而疾重是以
奪晉子繼位之辭予齊子成君之號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

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

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商

人弑舍而讓元元惠公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

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九月齊人

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

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何注商人本正當立非也何休不信

左傳故造為異說公羊傳云成死賤生安見商人
之為正乎愚謂猶魯慶父立閔公即慶父弑閔公
故曰已立之已殺之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

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

嫌也上嫌謂商人有當國之嫌下嫌謂舍有未成君之嫌范注誤舍之不日何

也未成為君也宋人弑其君杵臼亦不日穀梁之說非也

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

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司城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以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

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政古乘與甸通帥甸者稍人也杜預注誤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

公羊傳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左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馱僕納閭職之妻而使
職馱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馱以扑
扶職職怒馱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
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
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冬十月莒弑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
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公以其寶玉來
奔納諸宣公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問其故季

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
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
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
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
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
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
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
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
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公羊傳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宣公

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臯公羊作獬

左傳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

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

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公羊傳親弑君者趙穿也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

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趙盾弑其君夷

獬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

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

君而何

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臯盾也

其以臯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

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

後反趙盾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

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故書之曰晉

趙盾弑其君夷臯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鄭靈公欲殺子公公子宋也子公與子家謀

先子家公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

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

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臯也

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

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

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成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十七年十

共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

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蓋欒書先殺三卻後殺

胥童方三卻之死也胥童及長魚矯以甲劫欒書中

行偃於朝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余不忍也矯

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於是書偃遂殺胥童而弒厲

公焉欒書怨卻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卻則道君為

亂者非書而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弒其

君則殺大夫及弒君者實欒書一人而已非所謂欲

蓋而彌章者哉左傳雖歸臯於胥童仍不掩欒書之

惡可謂春秋之信史矣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弒其君

左傳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

句士句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襄公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

之

取古
文娶

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夏五月甲戌崔子稱

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穀梁傳莊公失言淫於崔氏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孫文
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
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孫襄甯子出舍於郊伯國
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
卯殺子叔剽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皐
之在甯氏也公羊以剽之立未有說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
也

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闞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闞使守舟吳子餘祭
觀舟闞以刀弑之

公羊傳闞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
闞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
之道也

穀梁傳闞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闞不得齊于
人不稱其君闞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
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

刑人也闞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三十有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

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

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

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莒展輿弒其君而自立經書莒

人莫知其說闕疑可也劉原父攻之殊失闕疑之義

昭公

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殺公羊作弒

左傳觀起之子從在蔡以蔡公弃疾之命召子干公

比黑肱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乃奉

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

弃疾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以入楚公子比為王

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為司馬先

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
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夏五月癸亥王縊于
芋尹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
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曰人將忍子吾
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
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二子皆自殺丙
辰弃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
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
公羊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

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
成楚公子弃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
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
靈王經而死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
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
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
爲君也

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
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不弑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弃疾殺公子
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弃疾主其事故嫌
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冬葬許
悼公

左傳許悼公癘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
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
可也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

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
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
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
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
辜辭也

穀梁傳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
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
弟虺哭泣歆飢粥噉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
卽止自責而責之曰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鱗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

定公

十有三年冬薛弑其君比

哀公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弑左公二
傳皆作殺蔡公孫

辰出奔吳

左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

承

二年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承與懲通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

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進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

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經書蔡公孫辰

出奔吳明弑蔡侯申者公孫辰也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二人皆辰之黨可知

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

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臯人也公羊不信國史亦不詳玩經文

止据師傳而說故其失如此

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

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

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

利謂之盜

六年秋七月庚寅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

茶公羊作舍

左傳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遂行逮夜至于

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

冬十月丁卯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

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遷

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爰冒淳

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

國之辭言之何為諉也此其為諉奈何景公死而

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

何注于諸寘諸也齊人語

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

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

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

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

色然而駭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

闐丑鳩反又丑今反見類

說文引公羊作覲然注云覲暫見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

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穀陽傳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

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

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

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

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春秋之初四方亂獄未聞告亂于宗周猶來告亂于宗

國隱公四年春衛州吁弒其君衛人來告亂蓋以魯為

列國之宗而來告也隱公不能會諸侯往而成之則宗

國之微自隱公始桓公二年宋督之亂亦來告可知桓

公乃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焉由是宗國益微不可復振

矣宋兩弑君

一宋督晉一弑君子卓

凡三書及所以旌死

難之臣也魯弑子赤曷為叔仲惠伯不書於春秋叔仲

惠伯者子赤之傅也公子遂欲立宣公叔仲不可其不

可奈何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曰君幼如之何叔

仲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

與謀故先殺叔仲而後弑子赤使叔仲生而存則子赤

不可得而弑也叔仲可謂義形于色矣然則曷為不書

于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弑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

不得牽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于君故不書則孔父仇

牧荀息有何補於君而書於冊哉然則曷為不書卒書

卒則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

然則曷為不書刺大夫命於天子不得專殺故列國殺

大夫雖有罪亦直書以譏之惟魯殺大夫則書刺所以

尊宗國故曰君臣未嘗相弑也謂君不稱弑臣不言殺

也刺者有辜乃刺之雖無辜亦必有說如不卒則又何

說而刺叔仲惠伯乎此叔彭生死難之節所以不著於

春秋雖闕於經而特詳於傳所以發潛德之幽光也或謂

齊召忽傅子糾魯叔仲傅子赤此兩人之死皆所謂匹

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其說信乎曰否不然

子糾非君亦非適故召忽不得爲死難之臣子赤乃文公之適文公薨而子赤旣爲君矣死君難義也或又從而訾之俗儒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哉弑君曷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弑厲公猶趙盾弑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史失其官矣董史失其官曷爲孔子不正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其義安在稱國者其義不稱名者其文仍其文而存其義弑州蒲者欒書弑庶其者莒僕弑王僚者吳光皆稱國獨薛無史薛弑其君比則未有聞焉人皆知卻至之

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虛張卻至之伐仍不能掩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掩其惡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三卻不死厲公不弑欒書所畏而忌者惟卻至耳殺三卻者非胥童乃欒書也鄆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卻至獨以爲不可楚有五間急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於鄆陵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旣戰獲楚公子發鈞欒書陰誘發鈞使讒卻至由是發鈞如其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卻至欲爲難使卻犇緩齊

魯之師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公惑之乃使卻至
聘于周時悼公在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卻至卻至
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爲信遂使胥童殺三
卻卻錡欲以其黨攻公卻至不可至死不敢爲難奉君
命也可不謂忠乎樂書旣殺三卻遂弑厲公乃納孫周
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
此誣卻至卻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
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樂書帥師一救鄭成公一
侵蔡八一伐鄭九年明專國也及厲公死十有八年而書乃弑

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
之召公而書之惡仍不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
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誅姦諛於旣死也穀梁
謂弑君賤者窮諸人言稱人者賤之文公十有六年冬
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弑昭公者乃其君祖
母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稍人掌丘
乘之政帥甸猶帥乘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稍
人帥乘攻而殺之稍人乃下士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
尊又王姬之貴號令於其國國人莫敢不從而謂之賤

可乎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者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而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而擅廢置其君之柄者亦當以春秋爲鑒焉宋昭公無道傳無實蹟晉厲公無道外傳謂無德而功烈多服之者衆晉靈公不君旣無德亦無功服之者寡故力不能殺趙盾厲公力能殺欒書而惑於其姦猶豫不決災及其身且趙盾數

諫靈公而欒書未聞一言規誨故趙盾猶不失爲賢大夫欒書之姦如後世魏之司馬懿父子故愚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學者文公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曷爲直稱君踰年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也在朝之臣固已北面稽首而君之矣一國之人亦莫不奉以爲君其誰曰非君也然則里元殺其君之子奚齊曷爲不直稱君而曰君之子奚齊不正獻公殺其世子又逐其二子而立奚齊國人譁然不服莫以爲君在朝之臣亦未聞有君之者君之者

惟苟息一人而已故春秋特書君之子言獻公以爲子
國人不以爲君也公羊謂弑未踰年君之號失之然則
里克殺卓子曷爲直稱君踰年矣雖不正安得不稱君
殺奚齊在僖公九年冬弑卓子在十年春王正月左氏以爲殺奚齊在僖公九
年冬十月弑卓子在是年十一月似傳誤當舍傳從經
或云傳據夏時經從周歷吾未之前聞哀公四年春盜
弑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弑蔡侯申者公孫辰也
傳稱公孫翩明辰使翩弑之此連而書者與魯慶父弑
閔公宋萬弑殤公同而經稱盜何也蔡人以盜赴故稱

盜又蔡昭公將如吳明不在國而在塗則其稱盜也亦
宜傳稱文之錯殺公孫翩經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
孫霍明皆辰之黨而辰獨出奔譏失盜也左傳謂蔡人
逐之則慶父亦魯人逐之可知不殺之而逐之是爲逸
賊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羣公子奔蕭公子
御說奔亳宋萬之黨帥師圍亳而蕭叔大心與羣公子
以曹師討之仍不能殺萬使萬逸奔陳春秋猶書以示
譏魯季友力能討慶父乃不討而緩追逸賊使慶父出
奔莒君子謂季友有無君之心當坐與聞乎弑之臯雖

春秋左傳卷二
酖叔牙縊慶父其功未足以掩其辜也公羊以為親親之道既名為賊何謂親親失之甚矣穀梁子曰君弑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季友志立僖公其志同乎慶父故魯之亂實季友養成之又為叔牙慶父立後是為三桓其後遂四分公室有王者作其能免于戮乎襄公二十有九年闞弑吳子餘祭不稱盜而稱闞何也周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皆刑人也守門謂之闞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闞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謀也故春秋

備書之以為戒云

許世子止已見易說故于此不復說

隱公

隱公三年周平王之五十一年

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杜預曰周平王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

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左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公羊傳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使公

子馮出居于鄭馮穆公子莊公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

即位

穀梁傳諸侯曰卒正也

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繆公繆左傳作穆古通用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

也渴猶急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慢不以禮過時而日隱

之也隱猶痛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

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

公死繆公立繆公者宣公之弟舍其子而立弟繆公逐其二子莊

公馮與左師勃曰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

宣公之子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

為之也

穀梁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元年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衛人殺祝吁而立晉亂定乃葬桓公

穀梁傳月葬故也

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

晉獻公惠公未嘗同盟而卒名赴於周也宿男同盟滕侯

杞子來朝而卒不名國小而微不能上達於天子故不名君前臣名臣死赴於君必稱名古今之通義也或云臣子赴君父以名夏殷之禮周人諱名其赴必不以名不以名者謂赴於同盟之國也安有赴於天子而不以名者乎其說不通

左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

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

息民謂之禮經

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

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

正者名也

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

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

而葬從主人不赴告天子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

赴赴天而葬不告不告天子

穀梁傳月葬故也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書葬傳見前

桓公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

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免桓公

太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陳亂先伏于

二月作于桓之五年正月六年秋經書蔡人殺陳陀而立厲公甲戌己丑前後相距十六日日異月

同杜預以為日異月亦異長歷焉足信乎

公羊傳曷為以二日卒之愆也愆者在齊人語甲戌之日

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死即屍見漢書謂甲戌亡君不知所在己丑乃得其屍君

子疑之故以二日卒之也

穀梁傳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

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

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夏葬陳桓公明陳陀葬之而魯會葬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桓王十年秋七月

葬鄭莊公

十有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也何休以為佗子冬十有

一月丙戌衛侯晉卒上有丙戌此重書

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

十有三年三月葬衛宣公

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十有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莊王立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崩魯桓十

六年莊王元年在位十有五年魯莊之十有二年莊王崩魯莊之十有三年釐王元年在位五年崩春秋崩葬皆闕杜預以為王室微弱不能下達諸侯非也或謂莊釐崩葬孔子削之其說尤悖為此說者以齊桓尊王為虛文春秋辨名實無實而有名故削之以齊桓尊王為虛文可也乃并其虛文而去之可乎如其說吾恐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必將無所不至矣且不貶齊桓反削天王之崩葬不亦悖乎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十有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癸巳葬蔡

桓侯春秋外諸侯卒稱名臨天下之辭及其葬也稱公臨一國之辭學者好異說以蔡桓稱侯為得禮郢書燕說我無取焉經文之誤其理易知故不復辨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冬十有二月己丑

葬我君桓公

莊公莊公元年
莊王四年

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冬十有二月乙酉宋公

馮卒

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莊王六年

左傳緩也七年乃葬故曰緩

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案宣三年

書改卜此何不書改葬

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或曰卻

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

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

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

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凡諸侯葬皆曰葬某國某公趙匡曰志我大夫

之往會也莊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先是夏公伐齊後是八月復及齊師戰我大夫不往會可知然則春秋亦有不往會而書葬者矣趙匡又曰會葬禮也凡卒不書葬者皆讎內之不會葬齊襄與我不共戴天之讐我大夫往會其葬可謂禮乎然則齊襄何以書葬齊人討賊而葬其君我雖不往亦書葬春秋

天子之事也趙匡以為魯史故有我不往會不書葬之說豈其然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子克卒

釐王四年也明年王崩魯莊十七年

惠王立魯莊十八年惠王元年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二十有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惠王四年冬十有二

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三十有一年夏四月薛伯卒

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閔公

閔公元年惠王十有六年

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二年秋八月公薨不地不書葬與隱公同

僖公

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八月葬許穆公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

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袞斂

穀梁傳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師何為

不地內桓師也

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冬葬曹昭公

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崩

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襄王元年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

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

襄公背殯為無哀是則然矣書

卒不書葬是愈彰其

擧也又焉能諱之

九月甲戌晉侯詭諸卒

案是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戌晉侯詭諸卒此公

羊經文也左穀二家甲戌誤為甲子杜預安為之說孔氏亦附會而妄為之疏不滿一笑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

十有四年冬蔡侯肸卒

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麋信云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中國常事

父讐故
惡之

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十有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穀梁傳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

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爲時王所黜

左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

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有四年冬晉侯夷吾卒 文公定位而後告喪

二十有五年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

齊孝公

二十有八年六月陳侯款卒

三十有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

接左穀二傳皆作捷冬十

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

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文公

文公元年襄王二十有六年

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耐耐

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或云緩作主謂文二年作主故曰緩

此說是也杜預乃云僖公薨在前年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為誤僖公十月如齊十二月至自齊於是月乙巳日薨何誤之有杜預本不知歷乃依春秋所書日月作長歷及求之不合乃云是月失閏求之又不合乃云是年兩失閏魯人覺之一年頓置兩閏其妄如此故改經以就其說妄之妄者也

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葬晉

襄公

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何注不書葬坐殺大夫不日者內娶略

左傳宋成公卒昭公即位而葬觀傳似宋亂故不書葬

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在位三十有三年崩頃王立文九年頃王元年

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八年冬公孫敖如京

師弔周喪也不至而復奔莒故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傳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

我有往者則書何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

穀梁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

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

也楊士勛曰春秋之世有十二王志崩者九書葬者五王室不赴諸侯不會故也志崩九者平王

桓王惠王襄王匡王定王簡王靈王景王書葬五者桓王襄王匡王簡王景王其莊王僖王頃王三

者不志崩明王室不赴

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桓公

十有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貜條卒邾文公之

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則魯不會葬可知

十有四年是年頃王崩在位六年左傳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不赴則不書懲

不敬也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至使臨葬更相篡弒

或云商人乃桓公子而何休云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似以商人為昭公子何氏不信左傳故也

十有八年匡王四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

卒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宣公

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在位六年崩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葬匡王四月而葬速冬十月丙戌鄭伯蘭

卒葬鄭繆公

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稻卒世本秦共公

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何氏休謂不書葬者故纂也

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

何以地卒于會九月會于扈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

會也

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

齊惠公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十有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秋九月葬曹文公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

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十有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公

成公元年定王十有七年

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二年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遯卒

遯左穀二傳作速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九月衛穆公卒

三年春王正月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四年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夏四月葬鄭襄公

五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崩簡王立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蟲牢盟在後傳在前必有一誤

六年夏六月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鄭悼公卒

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葬齊頃

公

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獯卒

何氏云不葬者殺大夫趙同趙括

十有三年夏五月曹伯廬卒于師

是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而不言其地故曰卒于師

左傳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

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

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穀梁傳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冬葬曹宣公

穀梁傳葬特正也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

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

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

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臯且請焉乃反

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子書卒者二弑者二皆不書葬

冬

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桓公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夏六月宋公固卒秋

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卒曰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

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
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

十有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傳滕文公卒何氏
休曰滕始卒于宣公

日于成公不名邾婁始卒于文公日
于襄公名俱葬于昭公是以知滕小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邾子貜且卒

十有八年
簡王十有三年。竹書簡王十三年楚共
王會宋平公于湖陽案左傳是平楚子伐

宋取朝邾侵城郕取幽丘伐彭城而納
魚石焉未聞與宋平公會于湖陽也八月己丑公

薨于路寢十有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在位十有
四年崩靈王立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秋七月戊子葬陳成

公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秋葬杞桓公

左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孔疏
僖二

十三年杞成公不用夷禮書杞子卒不名世本杞
桓公乃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
一年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髡頑公穀二傳

作髡原鄆二傳作操。鄭僖公之卒于鄆也三傳皆言弑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天子之事直書弑其君者春秋臨天下之辭不然一國之至尊本無弑道安得直稱弑哉故告則書不告則否告者告亂也必先告于天子及同盟之國天子必先命訝士往而成之成之者聽而斷之然後首從分焉如晉弑靈公趙盾為首趙穿為從書其首不書其從故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如首從未分則稱國莒弑其君庶其晉弑其君州蒲是也如其首賤者稱人賤之賤者稱盜如不告亂而告終則因其赴辭而書卒豈獨鄭僖一人而已乎

八年夏葬鄭僖公

左傳鄭僖公將會于鄆子駟相及邾子駟使賊夜

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

之僖公子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据城虎牢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



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賊未討何以書葬
為中國諱也

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
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
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
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
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
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十有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

何氏休曰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卒

皆不口吳遠于楚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
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
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
於周公之廟

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

十五年秋

使告于晉晉將為會

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

沃周衰禮壞杜預謂既葬除喪悖甚矣警守而下會于溴梁以我故

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左傳作輕

十有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是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等同圍齊而不言其地故曰卒于師

穀梁傳閔之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葬曹成公秋七月辛卯齊侯環

卒左傳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是時齊亂太子光位定而後發喪冬葬齊靈

公

二十有三年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葬杞孝公

左傳二十三年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

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

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吳子門焉牛臣

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不在楚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國小國必飾城而請臯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臯非吳子之自輕也

二十有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葬許靈公是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而葬許靈公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在位二十有七年崩景王立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乙未楚子昭卒楚康王謝攸孔絜以為乙未閏月之日范甯亦云然

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秋九月葬衛獻

公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

使父失民於子也

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左傳公作楚宮何氏休曰

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

公

昭公昭公元年景王四年

元年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秋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

已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二傳作卷○使赴于鄭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此告終稱嗣之辭

左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

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

問王疾縊而弒之荀子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

伯州犂于邾葬王于邾謂之邾敖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羊作泉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五年秋七月戊辰秦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

据嬰稻名 獨嬰稻 嬰即瑩 以嫡立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葬杞文公

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

公

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是年春陳侯之弟 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畱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畱有寵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哀公有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

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畱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奂葬陳哀公 滅國不葬陳哀公獨書葬似楚靈葬 之而告於諸侯也左傳以為陳之臣

袁克葬之亦必有據蓋袁克請 于楚而楚許焉則仍楚葬之矣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經書陳人 殺其大夫

公子過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 悼太子 圍陳 之子

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嬖袁克殺馬

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
加經於頰而逃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公也滅國不葬閔之故書葬以存陳

十年秋七月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

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十有二年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月葬鄭簡公

十有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先是八月蔡侯廬歸于蔡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

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有

之子廬平侯歸于蔡禮也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惠公歸于

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

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十有四年三月曹伯滕卒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

疾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十有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季孫意如如

晉冬十月葬晉昭公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

二十年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在位二十有五年崩王子猛立

未踰年卒敬王立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左傳王子朝有寵於景王欲立之夏四月王田北

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單劉不欲立子朝王有心

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六月丁巳葬景王是時王室亂葬故速

二十有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

楚左傳謂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令蔡人出朱而立之東國者隱太子之子平侯之弟朱之叔父也東國既立不知何故卒于楚左氏無傳何氏謂東國篡立故不書葬穀梁二十一年冬蔡侯東出奔楚經文與

二傳異且云東者東國也似東出奔楚故卒于楚雖於經文為順然以東為東國亦未安左氏據國史作傳必非臆說當從之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冬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九月庚申楚子居

卒左傳楚平王卒乃立昭王

二十有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夏四月丙戌鄭伯

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

悼公

寧公羊皆作寧

三十年敬王八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

頃公

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葬薛

獻公

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秋七月癸巳葬

我君昭公

三年三月辛卯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五月

杞伯成卒于會三月杞伯與諸侯會于名陵侵楚五月盟于臯鼫秋七月葬

杞悼公

八年三月曹伯露卒秋七月戊辰陳侯桀卒葬曹靖

公九月葬陳懷公

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六月葬鄭獻公秋秦伯

卒冬葬秦哀公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十有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吳子光卒醉左傳穀梁作

檇

十有五年敬王二十有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九月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是年

五月邾子來奔喪九月滕子來會葬公羊云奔喪非禮也何氏休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稷左氏公羊皆作昃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哀公

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冬十月葬衛靈公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葬秦惠公是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冬十有二月葬蔡

昭公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滕頃公

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閏月十二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謂喪服大功以下當

以閏數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以恩殺并數閏

穀梁傳不正其閏也閏乃附月之餘喪事不數

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八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十年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左傳齊人弑悼公五月葬齊悼

公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十有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

滕隱公

十有三年夏許男戍卒成左氏穀梁作成秋葬許元公敬工三十

有九年哀公十有四年獲麟之歲也

春秋終始十三王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終于敬王之

三十九年志崩九志葬五崩葬全闕者三凡十二王敬

王享國四十四年崩葬在春秋後故不數而釐王三年

齊桓始霸其崩也當魯莊之十七年齊桓尊周室而春

秋不志崩安見其尊周室也不志崩者諸侯不奔喪不

志葬者諸侯不會葬莊王釐王惠王皆當齊桓之時莊

王十二年魯莊之九年齊桓得國魯莊十二年莊王崩
是時霸圖方始未見信於諸侯及十三年會于北杏而
諸侯猶疑之未暇謀王室也故前年莊王之崩春秋不
志北杏之會皆諸侯而貶稱人及釐王四年魯莊之十
六年諸侯同盟于幽霸業成矣莊十五年當釐王三年
諸侯會于鄆左傳曰十
五年春復會
焉齊始霸也乃有心于糾合全無志于尊周故魯莊十
七年釐王之崩春秋仍不志穀梁子曰不志崩失天下
也周失天下其存者惟號與祭實賴齊桓扶持而推戴
之乃莊釐兩王未聞推戴及其崩也既不會葬復不奔

喪則齊桓之志荒矣

何以知之以春秋不志崩知之魯
人不往故不志崩齊爲盟主齊人

往魯人安敢不往而春
秋焉得不書于策哉

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豈

其然乎及魯僖八年惠王之崩也始志于春秋故傳曰
盟于洮謀王室也則前此未暇謀王室益信而惠王之
崩春秋惟志崩而不志葬則我不能無疑焉穀梁謂天
王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危不得葬故
志葬此曲護齊桓而爲之說如其說則惠王崩有太叔
帶之難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定位而後發
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可謂危不得葬矣曷

春秋傳
卷二
五
爲而不志葬哉文九年莊叔如周葬襄王何氏休謂惡
文公不自往而使大夫往會然則不志葬者皆魯侯自
往故不使大夫往會乎春秋何不一書之以爲後法襄
三十二年公薨滕子來會葬定十五年公薨邾子來奔
喪滕子來會葬皆書于冊何氏休又謂此以非禮書禮
惟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自隱
至哀未見有奔天子之喪而會其葬者則又何說曰此
常事不書過時書不及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莊二年葬
桓王七年乃葬此過時書宣三年葬匡王四月而葬襄

元年葬簡王五月而葬昭二十二年葬景王三月而葬
此不及時書襄二十八年左傳鄭使印段如周葬靈王
此我無往者故不書昭二十二年叔鞅如周葬景王此
我有往者故書我不知魯無往者爲禮乎抑魯有往者
爲禮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往而魯
人不往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必親
之者也然則諸侯有喪未葬而天王崩不得奔喪亦不
得遣使故將奔天王之喪有不及時而葬者禮惟祀上
帝越紼行事奔喪必踰時而後返故不得越紼而行吾

聞盟主會諸侯有背殯而往會之未聞天王崩有背殯而往奔之蓋春秋徒知有盟主不知有天王久矣而漢儒之議禮者又云天子崩諸侯奔喪分爲三部有先奔者有中來者有在後而會送者三部之外又有居其國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春秋平王崩隱不歸賻襄王崩文不貢金貨財曰賻求金猶求賻安得有竭盡而供喪事者哉我以為天王之喪春秋不志葬并不志崩者傷天下之無王也周衰禮壞左傳據春秋實事故天王之喪使大夫往身不自行杜預以爲禮失之甚春秋有臨天下之辭有臨一國之辭有臨一家之辭臨一家者

大夫之事臨一國者諸侯之事臨天下者天子之事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失國名如紀侯大滅同姓名如衛侯燬此臨天下之辭也葬則雖伯子男皆稱公此臨一家一國之辭也至尊不名有天下之至尊故天王不名有一國之至尊故臣不名君有一家之至尊故子不名父魯君薨稱公而不名蓋臣子不名君父從一家一國之辭亦如天王不名而不爲僭焉左氏謂列國同盟故赴以名非也雜記曰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不稱薨亦不稱名赴以名者惟赴於天子故春秋志諸侯之卒臨之以天下

而稱名其有不名者惡無禮也杞子不名夷之宿男不名賤之秦伯不名狄之其後滕杞皆名秦惟營稻名餘皆不名則秦之無禮為尤甚矣曷為楚子名而秦伯不名楚國有書其文甚美秦不好學焚書坑儒蓋其家法然也秦穆悔過君子取之故秦誓編於書三良徇葬君子讀黃鳥之詩而悲之故春秋卒楚莊而不卒秦穆後世稱為虎狼秦又曰無道秦有以夫任好之卒不志於春秋也諸侯或日卒或月卒或時卒公穀二傳皆有說其以二日卒者惟桓五年陳侯鮑而已是時陳亂故再

赴再赴者一告亂一告喪也春秋惟一書王室亂昭二十有

二列國來告亂則直書其事而不書亂書亂則嫌與王

室同且書亂則不日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不日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乃書日陳佗之亂與此同以亂非一朝一夕之事故不日惟弒君日餘不日

兩書日則非亂明矣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

聞也公羊穀梁皆有師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

以兩日卒之愆也以甲戌之日亡已丑之日死而得漢

儒謂有狂易之病蜚亡而死故甲戌日亡莫知所在已

丑日乃得其屍死加尸為屍漢書作死讀為尸古文也說者謂匹夫或有

春和論 卷二 五
之人君必不然愚謂病而發狂何分貴賤古諸侯暗聾跛躄及惡疾皆不免所以尊君惟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之貞疾積有歲年已非一日矣病狂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之臣當告于王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舉其臣也春秋書卒于師者二曹伯廬及負芻卒于會者一杞伯成獨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是時許男從齊桓伐楚故左傳謂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

二等齊桓奉王命伐楚許男死于王事故男卒而葬之以侯先是微國滕侯宿男邾子皆卒而不葬許男卒葬兼書明齊桓請命于王而葬之是葬許男者齊桓也卒于會加一等卒于師加二等曷爲不書卒于師且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皆地許男卒而不地如死于國然疑許近楚許男疾作而竊歸其國故不地亦不書卒于師此不信左傳鑿空而創爲異說蓋始于唐之趙匡以爲左氏紀事皆妄諸儒翕然稱之宋王介甫亦云三傳皆不可信不信三傳而顧信俗儒之異說其惑甚矣讀

春秋者當詳玩經文之上下不可獨摘一句而以私臆
汨之成十三年曹伯廬從晉侯伐秦襄十八年曹伯負
芻從晉侯圍齊皆不地不地故書卒于師許男新臣從
齊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是許男
卒于陘也地在上故不重書非不地猶日月在上不重
書春秋之例皆然
禮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裨從必無疾作而歸之理且
事未終而返是逃歸也逃歸其國而死乃以侯禮葬之
加二等以其死王事而旌之有是理哉穀梁謂內桓師
欲曲護齊桓而反失之卒于陘與卒于師何以別乎不

若左氏據國史作傳確然可信後之學者勿疑可也啖
趙春秋惟力攻左傳全無發明雖宋儒稱其卓識吾無
取焉莊王六年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
緩至七年學者疑之于是有郤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
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曷為不書改葬曰改卜禮也改葬
非禮也故不書改卜曷為禮改葬曷為非禮曰禮求吉
之道三卜不吉故改卜卜葬之命曰無有近悔近悔者
冢墓崩壞也古不修墓言慎于前不修于後修墓猶可
改葬可乎故曰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

春秋說
卷二
三十一
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棺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
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
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
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
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
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知此改葬非
禮也餘詳禮說

禮說
卷二
三十一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二 終

文化丙子

